

一群北影保安拍电影 狂揽大奖成年度“黑马”

12月21日，张中臣导演的首部长片《最后的告别》正式上映，此前，他曾在北京电影学院做过4年保安。2017年，张中臣和几位昔日的保安队同事决定一起拍一部电影。2021年，他们的作品《最后的告别》在First青年电影展拿到了“最佳导演”和“最佳剧情长片”两项大奖，上台领奖时，张中臣一度激动哽咽。

张中臣出生于安徽农村，大专毕业后曾进入工厂流水线。在来到北影之前，他从来没有买票去过电影院。一次偶然的蹭课，他爱上了电影，从零开始学习剧本、拍摄、剪辑。

他说，以前他总觉得自己的人生挺糟糕的，“通过电影，我确立我还站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某一个特别微小的位置上。”

北影保安拍出了一部电影

《最后的告别》的故事，关于农村家庭三代人命运的离散，它有张中臣小时候的记忆，也有他的工作经历。

男主人公方圆在保安监控室里工作，张中臣在北京电影学院上班的时候，也有一年多时间在看监控。电影里的父亲有点像他的父亲，也是乡村教师，喜欢写诗，很少被人理解。电影里的诗都是他父亲以前写的。

在北影的时候，张中臣和几个热爱电影的保安没想过自己拍电影。2015年后大家都离开了，但还是经常聚在一起，聊聊电影。

2017年，一次喝酒，张中臣对大家说，该整自己的电影了，“那时候有一股劲儿在心里，特别理想主义。于是我写剧本，大家一起筹了几十万，我也把积蓄全拿进来了。”2019年夏天，电影在河南平顶山开机，拍了一个月。

剧组里有近10个工作人员原来都是北影保安队的。张中臣是导演和编剧，还有制片人陈坤阳，主演王耀德，副导演张秘密，文学策划张中玉（张中臣的哥哥），现场剪辑赵国栋，现场制片陈博文，出品人陈崇理和邵光。

张中臣说，如果没有这些人，自己不会那么快写出第一部电影，“电影不是一个人拍出来的，大家一起才能把这件事给做了。”

拍电影的每个阶段都会遇到问题。张中臣拍完后发现没钱做后期了，也不知道怎么继续推进。“2020年是最焦虑的时候。后来我认识了给万玛才旦做制片的王磊，他看了样片粗剪版很喜欢，就加入我们，帮忙推进后面的工作。”

2021年7月，《最后的告别》在First青年电影展拿了“最佳导演”和“最佳剧情长片”两个大奖，“我们完全没想到，自己创作的东西能被认可。”

电影在First放映，看到角色脸部特写出现在超大的银幕上，张中臣说，这是他30岁最幸福的时刻，“这部电影能上映是很困难的，但我们还是做到了。”

去北影上班之前 他没买票进过电影院

1991年，张中臣出生在安徽砀山县的村落，家里兄弟姐妹三个，母亲是农民，父亲是乡村教师。

张中臣小时候的成绩特别好，考上了县里的第五中学。来到县城后，他发现同学们吃穿用度都特别好，这让他感到自卑。

“我不想穿我妈纳的布鞋，想穿运动鞋，不过家里没有这条件。”为了掩饰自卑，张中臣变得叛逆，经常混迹网吧和游戏厅。

大专毕业后，张中臣去投奔了在芜湖的工厂上班的高中同学，住在他租的毛坯房



张中臣在剧组工作中



2021年，《最后的告别》在First拿到“最佳导演”和“最佳剧情长片”两项大奖

里。那年春节他没回家，因为没钱，怕回家后被人问起来。“饭店过年都关门了，我一个人找不着吃的。大年三十晚上，我妈问我吃了啥，我说在和朋友聚会。”电视里放着春晚，张中臣在出租屋里哭得稀里哗啦。

过完年，张中臣去了美的空调的分厂，在流水线上做胀管的工作。“那个工作挺危险的，一旦分神就可能出事故。每天，只有在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里，我才有时间想点东西。”

在工厂干了将近一年，张中臣决定辞职，他买了张火车票来到北京，哥哥张中玉在北京西站接他，带他来到了北影，张中玉在这里做保安。

张中玉高中是学画画的，也喜欢电影，考美院失败后就去了富士康打工。但他心里还是想拍电影的，就偷偷跑到北京，考北影的导演系，也没过。他想着，在电影学院干保安也是学电影的途径，就留了下来。

那时候张中臣不知道哥哥想学电影，“在去北影上班之前，我从来没有买票去过电影院，都是跟着同学租碟，或者看露天放映，也从来没看过文艺片。”

张中臣住在哥哥的宿舍，每天到处溜达，后来哥哥建议他去宿舍旁边的114阶梯教室听课。张中臣听的第一堂电影课是大师研究，讲李安的《喜宴》，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原来上课还可以看电影，就听进去了。”

那是2011年，张中臣开始慢慢在北影听课，张中玉就带他去保安队公司办了入职，一待就是4年。

晚上做保安 白天听电影课

北影保安这个岗位的流动性很大。张中臣刚开始在C楼大厅站岗，然后去了监控室，还进过巡逻队，晚上绕着学校转悠。

晚上11点到早上7点是夜班时间，北影早上8点开始上课。7点下夜班之后，张中臣会回宿舍脱掉保安服，去食堂吃个饭后立马跑到教室，默默坐在角落听课。

下午他会回宿舍看个电影，或者睡一会儿，晚上继续上课。“下课回宿舍洗漱一下，换上保安服去上夜班，每天就这么循环。”

保安队很多人都喜欢电影，同事之间也会互相调配，比如学校周一到周三会放电影，他们要轮流值班检票，“今天你想看电影，那就我来站岗，大家会相互帮助，所以我们之间的感情是特别深厚的。”

能听到的课张中臣都尽量去听，有些理

论课听不懂，他就去图书馆看老师讲到的那本书。“和其他同学相比，我欠缺阅片量了，于是疯狂看片，一天四五部。”

平时张中臣他们不怎么和学生交流，如果不是后来媒体采访，他甚至很少讲他做保安这件事。直到现在，张中臣的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他的这段经历。“当时学校旁边有个理发店，保安去理发就给打折。如果有其他学生在的话，我都会说我不是保安，我宁愿不要打折。”

张中臣说，他们不喜欢别人以同情或异样的眼光看他们，也不希望大家觉得他们特厉害，“我们想同大家是平等的，最后还是要用作品说话。”

离开北影，面对现实

2013年，张中臣考入了北影继续教育学院的剧作专业，想更系统地学电影。在北影期间他一共拍了4部短片。

2015年，张中臣从继续教育学院毕业，决定离开北影。“在北影做保安是特别安逸的，但我必须面对现实，我必须去干活，不停地实践。”

从北影出来之后，张中臣去做剪辑，一直剪了4年，剪过几十部电影，也剪过网大和网剧。机缘巧合之下，他认识了香港导演彭发，也是剪辑师出身，“《无间道》就是他剪的，是他一直带着我。”

保安队同事们在离开北影后，都在追求着自己的梦想。《最后的告别》的副导演张秘密，已经拍了三部独立纪录片。张中玉给很多大片做侧拍师，包括“狄仁杰”系列、《唐人街探案》等，去年他拍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《青柿子》。今年兄弟俩一起入围了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（HAF22）。

“这是一种集体的劲儿，大家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没有他们我也根本拍不了电影。”

张中臣平时靠剪辑生存，每拍一部电影之前，他都会用两三年去攒一点积蓄，能够让他在一年不工作的情况下维持生活。

张中臣说，自己其实是一个特别自卑的人，“我老是觉得我的人生挺糟糕的，电影给了我很多信心。”

他想通过电影得到一种能量，不是要功成名就，而是确立自己还站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某一个特别微小的位置上。“就像《最后的告别》拍的那些边缘人，他们也是需要关注的。所有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位置，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给他们一个位置。”（来源：一条）